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九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破邪篇第六十二之餘

感應緣之餘

妄傳邪教第三

竊聞白馬東遊三藏創茲而起青牛西逝二篇自此而興或闡玄玄以化民或明空空而救物驗之圖牒指掌可知所以發唱顯宗終乎此世釋教翻譯時代炳然文史備彰黎民不惑至如道家玄籙斯則不然唯老子二篇李聃躬闡自餘經制皆襍凡情何者前漢時王褒造洞玄經後漢時張陵造靈寶經及章醮



等道書二十四卷吳時葛孝先造上清經晉時道士  
王浮造明威化胡經又鮑靜造三皇經齊時道士陳  
顯明造六十四真步虛品經梁時陶弘景造太清經  
及衆醮儀十卷後周武帝滅二教時有華州前道士  
張賓詔授本州刺史長安前道士焦子順一名道抗  
選得開府扶風前進士馬翼雍州別駕李通等四人  
以天和五年於故城內守真寺抄攬佛經造道家僞  
經一千餘卷時萬年縣人索皎裝潢但見甄鸞笑道  
之處並改除之近如大業末年有五通觀道士輔惠  
祥三年不言因改涅槃經爲長安經當時禁約不許  
道士出城門家見道士內著黃衣執送畱守改經事  
發爲尚書衛文昇所奏於金炁門外勅令戮殺此是  
近事耳目同驗又甄鸞笑道論云道家妄注諸子三  
百五十卷爲道經又驗玄都目錄妄取藝文志書名  
矯注八百八十四卷爲道經據此而言足明虛謬又  
至麟德元年西京諸觀道士郭行真等時諸道士見  
行真恩勅驅使假託天威惑亂百姓更相扇動簡集  
道士東明觀李榮姚義玄劉道合會聖觀道士田仁  
惠郭蓋宗等總集古今道士所作僞經前後隱沒不  
行者重更修改私竊佛經簡取要略改張文句迴換



佛語人法名數三界六道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三十  
七道品大小法門並偷安道經將爲華典舊時道經  
祭醮並有鹿脯清酒今新改安乾棗香水但道經言  
辭拙朴襍惡處並以除卻如大業年中五通觀道士  
輔惠祥改涅槃爲長安經被殺不行今復取用改爲  
太上靈寶元陽經復更改餘佛經別號勝牟尼經或  
云太平經等如道經之內本無優婆塞優婆夷檀越  
賢者達嚬之名今諸道士並皆偷用未知此名爲是  
漢語爲是梵音若是漢語何故諸史無文若是梵音  
未知此言翻表何義莊老復非西人故知偷用真僞  
可測如老子依書乃是周時柱下藏史執板稱臣共  
俗無異今時卽安別觀如似伽藍天尊老子並塗金  
色如佛經舊稱佛爲天尊復卽偷用如漢魏已來及  
至符姚並喚僧名道士復偷將已用道士舊名祭酒  
如道經本無金剛師子今觀門首並學佛置之未知  
金剛師子此漢地何曾有之今忽浪造如內教佛經  
世尊及摩訶迦葉並皆金色依經作之如法又佛經  
須達買園爲佛造伽藍並依聖教如是展轉徧通十  
方及世尊成道感得五百金剛五百白象五百師子  
如是所爲皆依聖教若依佛經此方他方諸佛菩薩



梵王帝釋所現供具莊嚴寶物無量無邊不可述盡  
備在經文卽時造者萬無成一今時老子五千文兩  
卷之內何曾有此莊嚴若出餘經餘經非真如是改  
換佛經偷安道經者向有數千餘卷如佛說經並置  
如是我聞說時說處證經生信卽如唐太宗文皇帝  
及今皇帝命朝散大夫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  
使前虜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使至西域  
前後三度更使餘人及古帝王前後使人往來非一  
皆親見世尊說經時處伽藍聖迹及七佛已來所有  
徵祥靈感變應具存西國志六十卷內現傳流行宰  
貴共知未知天尊老子旣出爾許經書今時說處在  
何對何人說說時說處有何靈驗何帝何時說是經  
等若有時處卽有徵祥何故五經無文諸史不載止  
欲苟存同異用多流行誑於艸萊無識之徒不知有  
識君子久知其僞良由漢時有黃巾五斗米賊前後  
踵繼迄今不除故涅槃百喻經等我涅槃後有諸外  
道偷我佛語著已法中以爲自有以不解布置迷亂  
上下譬如山羗偷得王寶衣雖得不識次第顛倒而  
著亦如偷狗夜入人舍不知食處佛旣懸記不可不  
信今時道士偷佛經將爲已法亦不可怪若今不偷



撰述  
法苑珠林卷之六  
佛便妄語非大聖人也

故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闕澤曰仙有靈寶之法其教如何闕澤對曰夫靈寶者一無氏族可依二無成道處所教出山谷非人所知真是幽居濫說非聖人制也吳主歎其善對焉所言天尊之號出自佛經竊我聖蹤施乎已典何者案五經正史三皇已來並不云別有天尊住於天上但叙周公孔子制禮刪詩所以五典三墳靡覩大羅之稱前王往帝不聞郊祀天尊安有執玉璋披黃褐坐素髮戴金冠別號天尊端拱九華之殿獨稱大道統御七映之宮縱有道教辯天尊諸子談靈寶此乃道聽途說未詎可依委巷之書非關國史又齋儀矯制事跡可尋莫不廣列金銀多班繒綵並是三張詭述修靜妄言斥破逗畱彼如琳論又道士之號老教先無河上之言儒宗未辯何者姚書云始乎漢魏終暨符姚皆號衆僧以爲道士至魏太武二年有寇謙之始竊道士之名私易祭酒之稱此豈妄之臆斷乃是史籍盛明又班固漢書文帝傳及潘岳關中記嵇康皇甫謐高士傳及訪父老等皆無河上公結艸爲菴現神變事處並虛謬不涉典謨妄構斐然動成焉有當今主上坐拱問道坐朝九



族既親平章百姓寔可黜三張之穢術闡五千之妙門又案後漢明帝永平十四年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聞佛教入洛請求摘試總將道家經書合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就中五十九卷是道經餘二百三十五卷是諸子書

又案晉葛洪神仙傳云老教所有度世消災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等七十卷總一千卷

又案宋太始七年道士陸修靜答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等總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一千九十九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在天宮案今玄都經

目云依宋人陸修靜所上目今乃言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云二千四十卷見有其本四千三百二十三卷云並未見以此詳檢事跡可知詭妄之由暴之國史若據蕭溫等議止有道德二篇如取漢帝校量便應七百餘卷約葛洪神仙之說僅有一千准修靜所上目中過前九十又檢玄都經錄轉復彌多既其先後不同虛妄明矣增加卷軸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道名山自出時唱仙洞飛來何乃黃領獨知英賢不覩書史無聞典籍不記請問當今道士推勘後出之經爲是老子別陳爲是天尊更說縱其說



也應有時方師資說處爲是何代何邦何年何月如其有據容可流行若也妄言理須焚剪當今明朝馭宇承弊百王聖上臨軒應期千載方欲廣敷五教杜絕妖妄之書重述九疇弘揚要道之訓豈敢以麟麕刺上鹿馬譏朝但以無識黃巾混其真僞管見道士不別是非所以借況秦人譬之魯俗若乾坤之象龍馬豈天地則可騰驤理固不然如何見責  
妖惑亂衆第四

竊聞聲調響順形直影端未見鑽火得米種豆得麥所以蘇張逢於鬼谷處浮詐之先顏閔遇於孔門標德行之始故知習二篇之化激妙無爲行三張之風謀爲亂首何者後漢順帝時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老相傳云晉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壇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構此謀殺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戴以艸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興始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在於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兇黨斂租稅米謀爲亂階時被虵吞豐逆弗作又陵孫張魯行其祖術後於漢中自稱師君禍亂方起爲曹公所滅又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部師有三十六將皆著黃巾遠與張魯相應



衆至十萬焚燒鄴城漢遣河南尹何進將兵討滅又  
晉武帝咸康二年有道士陳瑞以左道惑衆自號天  
師徒附數千積有年歲爲益州刺史王濬誅滅又晉  
文帝太和元年彭城道士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以邪  
術惑衆聚合徒黨向日辰攻廣漢門云迎海西公時  
殿中桓祕等覺知與戰尋被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  
年道士袁於妖言惑衆行禁步山官軍收掩尋被誅  
滅又隋文帝開皇十年有綿州昌隆縣道士蒲童與  
左童二人在崩溪館自稱得聖誑惑人民重牀至屋  
却坐其上云十五童女有堪受法令女登牀以幕圍  
遶遂便姦匿如此經日後事發覺因卽逃亾又開皇  
十八年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林扇惑蜀王  
令興逆云欲建大事須藉勝緣遂教蜀王傾倉竭庫  
造千尺道像建千人大齋畫先帝形反縛頭手咒而  
獸之河北公趙仲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問伏罪  
在市被刑近如大唐武德三年綿州昌隆縣民李望  
先事黃老恒作妖邪至大業季年有道士蒲子真微  
閑道術被送東京至洛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矯云  
子真近還又彼縣山側有一石室巖穴幽闇人莫敢  
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張喉大語顧納通傳入



聞則噎氣小聲詐陳禍福遂令道士等傳說達縣聞州官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定是非遂與合州官人并道士等一百餘騎同至穴所再拜請期望時詐答聞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質淡達機情知其誑詐入闇密候見望噎聲質時呵之望卽欵伏收禁州獄方欲科罪未經數日服藥而終近至貞觀十三年有西京西華觀道士秦英會聖觀道士韋靈符還俗道士朱靈感並薄解章醮勅令事東宮惑亂東宮結謀大意爲事不果秦英靈符靈感等並被誅斬私宅財物及有婦兒並配入官又至龍朔三年西華觀道士郭行真家業卑賤素是寒門亦薄解章醮濫承供奉勅令投龍尋山採藥上託天威惑亂百姓廣取財物奸謀極甚并共京城道士襍糅佛經偷安道法聖上鑒照知僞付法法官拷撻苦楚方臣勅恩恕死流配遠州所有妻財並沒入官是知所習非正豐逆相仍左道鄙俗斯辱頻興矣勅道士朝散大夫騎都尉郭行真器識無取道藝缺然爲其小解醫藥薄閑章醮當爲皇太子弘療患得損錄其功效授以榮班緣煎驅使妄作威禍兼以交結選曹周旋法吏專行欺詐取人



財物遣營功德隱盜尤多朱紫莫分而偽敷至教菽  
麥詎辯而潛讀禁書徒知僕妾是求莊宅爲務雖靈  
溪千仞何能蕩其穢質神丹九液豈可練其瑕心擢  
髮未數其慤刊竹寧書其罪論斯咎豐宜從伏法其  
叅迹道門情所未忍可除名長配流愛州仍卽發遣  
令長剛領送至彼官司檢校不得令出縣境其私畜  
奴婢田宅水磴車牛馬等並宜沒官

龍朔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宣竊惟賊飾黃巾興乎鉅  
鹿鬼書丹簡發自陽平而云服象雲羅斯言逕廷衣  
同雨縠不近人情安有駕鶴乘龍披巾布褐驅鸞策  
鳳頂戴皮冠所以白石赤松之流皆非鬼卒王喬羨  
門之輩並匪治頭又李聃事周之辰服同儒墨公旗  
謀漢之日始有黃巾如其祖習伯陽道士並宜朝拜  
若也宗旗取則斯弊特可漂除矣

### 道教敬佛第五

述曰上來所列並引典籍邪正顯然升沉殊趣豈可  
以燬火之暉爭日月之光隣虛之塵同太岳之峻故  
知佛法幽邃非凡所測僧衆高遠亦非黃冠之儔夫  
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  
死苦海所以棄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報四



撰述  
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之大意也信知三寶位重豈  
同孔老兩教故案孔老經書漢魏已來內外史籍略  
引外道經中敬佛僧文具列如左既敬已經依法遵  
佛冀伏邪愚依承正典略引二十二經  
今敬三寶文  
一依道士法輪經天尊說偈誠勗道士云

若見佛圖

思念無量

當願一切

普入法門

若見沙門

思念無量

願早出身

以習佛真

二依太上清淨消魔寶真安志智慧本願大戒上品  
經四十九願天尊說願文若見沙門尼當願一切明

解法度得道如佛○三依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  
陵使往東方詣受法教昇玄又云東方如來遣善勝  
大士詣太上曰如來聞子為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  
子語張陵曰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所未見  
聞所未聞陵即禮大士隨往佛所聽法○四依道士  
張陵別傳云陵在鵠鳴山中供養金像轉讀佛經○  
五依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又符  
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佛○六依智慧觀身大戒  
經云道學當念旋大梵流影宮禮佛○七依昇玄經  
云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察供主不得計飲食費過



撰述  
法苑珠林卷六十九  
截不聽當推置上座道士經師自在其下昇玄又云  
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爲上座好設供養道  
士經師自在其下若沙門尼來聽法者當穩處安置  
推爲上座供主如供養不得遮止○八依化胡經天  
尊敬佛說偈云

願採優曇華

願燒栴檀香

供養千佛身

稽首禮定光

我生何以晚

泥洹一何早

不見釋迦文

心中常懊惱

九依靈寶消魔安志經天尊說偈云

道以齋爲先

勤行常作佛

道士新改本云  
勤行登金闕

故設大法橋

普度諸人物

十依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  
旦○十一依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生始數日有外  
國沙門見仙公禮拜抱持而語仙公父母曰此兒是  
西方善見菩薩今來漢地教化衆生當遊仙道白日  
昇天仙公自語子弟云吾師姓波闍宗字維那訶西  
域也○十二依仙人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弟  
子曰吾嘗與釋道微竺法開張太鄭思遠等四人同  
時發願道微法開二人願爲沙門張太鄭思遠願爲  
道士○十三依仙公起居注云于時生在葛尚書家



尚書年逾八十始有一子時有沙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買香市人怪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至燒香右遶七帀禮拜恭敬沐浴而止○十四依仙公請問上經云與沙門道士言則志於佛敬於僧○十五依上品大戒經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報○十六依昇玄內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之時不一月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勸善了無從意○十七依道士陶隱居作禮佛文一卷○十八依智慧本願戒上品經云日別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錢已上皆二萬四千報功多報多世世賢明翫好不絕七祖皆得入無量佛國○十九依仙公請問經云復有凡人行是功德願爲沙門道士大博至後生便爲沙門大學佛法爲衆法師復有一人見沙門道士齋請讀經乃笑曰彼向空吟經欲何希耶虛腹日中一食此罪人耳道士乃慈心喻之故報意不釋死入地獄考毒五苦○二十依仙公請問經云五經儒俗之業佛道各歎其教大師善也○二十一依太上靈寶真一勸誡法輪妙經云吾歷觀諸天從無數劫來見道士百姓男子女人已得無上正真之道高仙真



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世勤苦求道不可稱計○二  
十二依法輪妙經云道言夫輪轉不滅得還生人中  
大智慧明達者從無數劫來學已成真人高仙自然  
十方佛者莫不從行業所致也上來所引道經未知此經爲真爲僞若是  
真經今道士女冠不禮三寶便違天尊老子師教卽是邪見之人非真弟子同無識之徒何須師敬此經若僞則一切道經皆須除卻進退訛替終成亂俗也

### 捨邪歸正第六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八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曆懷皆爲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服履處虛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席艸屨葛巾初臨大寶卽備斯事曰惟一食永絕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作捨道文曰維天鑒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卽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爲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圖取聖發惠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啓瑞迹於天中鑠靈儀於像外度群生於慾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



垂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爲  
尊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怠遂乃湛  
說圓常亦復潛燭鶴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  
值大聖法王誰能救接斯苦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  
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  
發棄迷知返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生世童  
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合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中  
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上天涉大乘心離二  
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于時  
帝與道俗二萬餘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書此文發  
菩提心至四月十一日又勅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  
十六種惟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  
道朕捨邪外以事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  
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  
子而化迹旣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其公  
卿百官王侯宗族宜返僞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教成  
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卽是邪見若心一  
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  
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  
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



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上啓云。臣綸聞如來嚴相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砥般若之利刀。收涅槃之妙果。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坐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水清日盛。霧豁雲除。爍火翳炎。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世冥此真如。使稠林邪逕之人。景法門而不倦。渴愛聾瞽之士。慕揆曠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盛于京洛。恒星不現。周鑒娠徵。滿月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兆。華俗潛故。競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宸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坐無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逗藥。示權顯正宗。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萬邦迴向。俱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旣炎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國。伽藍精舍。寶刹相望。講會傳經。



德音盈耳。臣管未達理源。承外道如欲須甘果。翻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啓迷方。麤知歸向。受菩薩大戒。誠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願天慈。曲坐矜許。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勅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廢李老道法。詔管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郝張之士。封門受籙。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勅。召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目對校。于時道士咒諸沙門。衣鉢或飛。或轉祝諸梁木。或橫或豎。沙門曾不學術。默無一對。士女歡鬧。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爲勝也。諸道士等。踊躍騰倚。魚睨雲漢。高談自矜。誇銜道術。仍又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術。並辭退屈。事亦可見。帝命上統法師。與靜搦試。上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難拒。豈得無言。可令



撰述  
法苑珠林卷之二十九  
最下座僧對之卽往尋覓有僧名佛僂又字曇顯者不知何人遊無定方飲啗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淡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末座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上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舉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顯旣上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卽翹足而立云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咒諸衣物飛揚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咒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咒一無動搖帝勅取衣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咒之都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爲內內則小也說我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臧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麴麴是味清虛焉在瞿瞞斯甜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頒勒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



者並付照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  
染鬢爾日斬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  
其投身飛逝諸道士等皆碎屍塗地僞妄斯絕致使  
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  
微末無足抗言至唐貞觀二十年有吉州囚人劉紹  
略妻王氏有五岳真仙圖及舊道士鮑靜所造三皇  
經合一十四紙上云凡諸侯有此文者必爲國王大  
夫有此文者爲人父母庶人有此文者錢財自聚婦  
人有此文者必爲皇后時吉州司法叅軍吉辯因檢  
囚席乃於王氏衣籠中得之時追紹略等勘問云向  
道士所得之受持州官將爲圖讖因封此圖及經馳  
驛申省奏聞勅令省官勘當時朝議郎刑部郎中紀  
懷業等乃追京下清都觀道士張惠元西華觀道士  
成武英等勘同並欵稱云此先道士鮑靜等所作妄  
爲墨書非今元等所造勅遣除毀又得田令官奏云  
如佛教依內律僧尼受戒得陰田人各三十畝今道  
士女道士皆依三皇經受其上清下清管僧尼戒處  
亦合陰田三十畝此經旣僞廢除道士女道士旣無  
戒法卽不合受田請同經廢京城道士等當時懼怕  
畏廢陰田私憑奏官請將老子道德經替處其年五



月十五日。出勅。侍郎崔仁師宣勅旨云。三皇經文字。既不可傳。又語涉妖妄。宜並除之。卽以老子道德經。替處有諸道觀。及以百姓人間有此文者。並勒送省。除毀。其年冬。諸州考使入京朝集。括得此文者。總取禮部尚書廳前。並從火謝也。故知代代穿鑿。狂簡寔繁。人人妄作。斐然盈卷。無識之徒。將爲聖說。

晉彭城郡有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愛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齋歸。於彼已誦。師便借本覆之。不遺一字。旣嗟而異之。於是恣其遊學。迄至立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暗遊心府。姚興曰。

昨見融公。復是奇聰明。釋子勅入逍遙園。與什叅正。詳譯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爲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關。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僻。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啓興曰。至道無方。各尊其事。今請與秦僧。拗其辯力。隨有優者。卽傳其化。興卽許焉。時關中僧衆。相視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聰明。殊人拗言。必勝。使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



所覩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門所持經目一披卽誦後剋日論義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關中僧衆四遠必集融與婆羅門擬相酬抗鋒辯飛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廣讀爲本融乃列其所讀書并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耶忽輕爾遠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禮融足旬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有力也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聞道至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諠常登樓披翫慙善誘畢命弘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並行於世

魏書云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宗門人殿前齋訖侍中劉騰宣勅諸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僧曇謨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最曰何以知之斌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最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卽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夜



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丑歲事周爲守藏史簡王十三年遷爲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歲年八十五見周德凌遲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佛生周昭之時有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旣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迴無文記何耶最曰仁者識同管窺覽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備卜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在中備仁者早自披究不有此迷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知何假卜乎最曰惟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之導首達一切含靈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著龜以通靈卦也侍中尚書令元文宣勅語道士姜斌等論無宗旨宜退下席又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卽遣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議之太尉丹陽王蕭太傅李寔衛尉許伯姚吏部尚書邢欒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



千文更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加斌極刑。時有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行佛慈化諫，帝乃止配。

徒馬邑

右二驗出  
梁高僧傳

晉程道惠，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升米道，不信有佛。常云：古來正道莫踰李老何，乃信惑胡言，以爲勝教。太元十五年病死，心下尚暖，家不殯殮，數日得蘇。說初死時見十許人縛錄將去，逢一比丘云：此人宿福未可縛也，乃解其縛，散驅而去。道路修平，而兩邊棘刺森然，略不容足。驅諸罪人馳走其中，肉隨著刺，號呻聒耳。見惠行在平路，皆歎羨曰：佛弟子行路復

勝人也。惠曰：我不奉法，其人笑曰：君忘之耳。惠因自憶先身奉佛，已經五生五死，忘失本志。今生在世，幼遇惡人，未達邪正，乃惑邪道。旣至大城，逕進聽事，見一人年可四五十，南面而坐。見惠驚曰：君不應來。有一人著單衣，憤持簿書對曰：此人伐社殺人，罪應來此。向所逢比丘亦隨惠入，申理甚至云：伐社非罪也。此人宿福甚多，殺人雖重，報未至也。南面坐者曰：可罰所錄人命。惠就坐，謝曰：小鬼謬濫，枉相錄來。亦由君妄失宿命，不知奉大正法故也。將遣惠還，乃使暫兼覆校將軍，歷觀地獄。惠欣然辭出，導從而行。行至



諸城城城皆是地獄人衆巨億悉受罪報見有掣狗  
 啣人百節肌肉散落流血蔽地又有群鳥其啄如鋒  
 飛來甚速鷓然血至入人口中表裏貫洞其人宛轉  
 呼叫筋骨碎落其餘經見與趙秦屑荷大抵麤同不  
 復具載唯此二條爲異故詳記之觀歷既徧乃遣惠  
 還復見向所逢比丘與惠一銅物形如小鈴曰君還  
 至家可棄此門外勿以入室某年月日君當有厄誠  
 慎過此壽延九十時道惠家於京師大街南自見來  
 還達皂莢橋見親表三人住車共語悼惠之亾至門  
 見婢行哭而市彼人及婢咸弗見也惠將入門置向  
 銅物門外樹上光明舒散流飛屬天良久還小奄爾  
 而滅至戶聞屍臭惆悵惡之時賓親奔弔突惠者多  
 不得徘徊因進入屍忽然而蘇說所逢車人及市婢  
 咸皆符同惠後爲廷尉預西堂聽訟未及就列欵然  
 頓悶不識人半日乃愈計其時日卽道人所戒之期  
 頃之遷爲廣州刺史元嘉六年卒六十九矣

記

右一驗出冥祥

唐益州福壽寺釋寶瓊俗姓馬氏綿竹縣人小年出  
 家清卓儉素讀誦大品兩日一徧以爲常業勸歷邑  
 義日誦一卷者向有千計四遠聞者皆來欽敬本邑



連比什邡諸縣並是道民執邪日久投寄無容瓊雖  
桑梓習俗而不事道李氏諸族值作道會邀瓊赴之  
來既後至不禮而坐皆謂不禮天尊輕我宗法耶瓊  
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尚不禮何況老君衆議紛  
紜頗相凌侮瓊見諍訟不止又報曰吾禮非所禮恐  
貽辱先宗遂禮一拜道像并座一時動搖又禮一拜  
連座反倒墜落在地身座摧毀道民羞恥唱言風鼓  
竟來周正又禮還倒瓊曰天朗和暢而言怨風汝之  
愚戇不測吾風合衆驚懼一心禮瓊遠近聞知皆捨  
道歸佛闔境道俗及以傍縣道黨同嗟皆來請瓊受  
菩薩戒縣令高達素有誠信敬承威德更於州寺各  
僧弘講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

右一驗出唐高僧傳

校譌

第十四紙

八行惠疑當作慧

音釋

謚

音密鹿俱倫切

斃

于盈切

莞

音官草名似藺

藪

蘇後切

屨

隱豈切畫

籙

音祿

睨

研計切

僂

子峻切

麩

魚傑切

斌

卑民切

著

升脂切

殯

殯必刃切

殮

直禁切

筋

舉欣切

欸

勿許切

邠

音方什邡廣漢縣名



太倉居士楊繼英室王氏施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六十九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眞  
 州王國英書 烏程俞方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富貴篇第六十三

述意部

夫行善感樂如影隨形作惡招苦猶聲發響故富同  
 朱栢貴若蕭曹錦繡爲衣金銀作屋雲起龍吹之前  
 風生鳳管之上趨鏘廣殿容與長廊申珠履於丹墀  
 珥金蟬於青瑣食則珍羞滿席海陸盈前鼎味星羅  
 芬馨雲布坐則高堂雅室玉砌珠簾絲竹絃管淒清  
 颯颯臥則蘭燈炳曜繡幌坐陰錦被旣敷孺氈且拂



撰述  
行則駟馬電飛輦輦雷動千乘萬騎隱隱闐闐略述  
福因善報如是由管行檀受斯勝利也

### 引證部

如賢愚經云管佛在世時舍衛國有一長者豪貴巨  
富生一男兒面貌端正世所希有父母歡喜因爲立  
字名檀彌離年漸長大其父命終波斯匿王卽以父  
爵而以封之受王封已其家舍宅變成七寶諸庫藏  
中悉皆盈滿種種寶物時王太子字毗瑠璃遇得熱  
病諸醫處藥啓王云須牛頭梅檀用塗其身當得除  
愈王卽募覓若有得者一兩之直賞金千兩無持來  
者有人白王檀彌離家舍內大有時王聞已躬自往  
求到檀彌離長者門前見其外門純是白銀卽遣門  
人入通消息時守門人入白長者波斯匿王今在門  
外長者聞已卽出奉迎請王入宮王入門內見有一  
女面首端正世間無比坐白銀牀紡白銀縷小女十  
人侍從左右時王問言是卿婦耶長者答言是守門  
婢其小女者通白消息次入中門純紺瑠璃門內有  
女坐瑠璃牀面首端正倍勝於前左右侍從倍復前  
數次入內門純以黃金門內一女面首端正轉復倍  
勝坐黃金牀紡黃金縷左右侍從復倍上數王復問



言是卿婦耶長者答言是守門婢入到舍內見瑠璃地屋間剋鏤種種百獸風吹動之形現地上王見謂水怖不敢前語長者言餘更無地殿前作池彌離白王是瑠璃地非是水也卽脫手上七寶環釧擲著于地礙壁乃住王知地已卽共入內升七寶殿婦在殿上坐瑠璃牀更有寶牀請王令坐時婦見王眼中淚出王問之言何故不喜眼中淚出婦答大王但於今者聞王身上煙氣是以淚出王卽問言家不然火耶答言不也王復問言用何作食婦答曰須食之時百味自至王復問言夜不須明耶婦答王言用摩尼珠而以照之徧室大明時檀彌離跪白王曰大王何故勞屈尊神到此波斯匿王具以事答長者聞已卽將王入徧示諸藏七寶盈滿牛頭香積不可稱計王須任取王取二兩遣人先送王敬語之今有佛出卿聞不耶彌離答言云何名佛王卽爲說彌離歡喜卽往佛所佛爲說法得須陁洹尋卽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阿難見已而白佛言此檀彌離宿殖何業生於人中受天福報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五比丘共立要契在一林中精勤



修道語一比丘此去城遠乞食勞苦汝當爲福一夏  
乞食供養我等其一比丘即便入城勸諸檀越日爲  
送食四人身安專精行道得阿羅漢卽語此人緣汝  
之故我等安隱所作已辦汝願何等其人聞已歡喜  
發願使我來世天上人中富貴自然值佛獲道緣是  
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處  
豪貴所須自然今值我故出家得道又賢愚經云管  
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  
不可稱計生一男兒身體金色端正少雙父母見已  
歡喜無量因爲立字名曰金天其生之日家中自然  
出一井水縱廣八尺深亦八尺汲用能稱人意須衣  
出衣須食出食金銀珍寶一切所須作願取之如意  
卽得兒年長大才藝博通其父念言我兒端正容貌  
絕倫要覓名女金容妙體類我兒者當往求之時闍  
婆國有大長者而生一女字金光明端正非凡身體  
金色晃煇照人初生之日亦有自然八尺井水其井  
亦能出種種寶衣服飲食一切所須稱適人情其父  
母亦自念言我女端正人中英妙要得賢士金色光  
燦類我女者乃共爲婚其女名稱遠徹金天遂娶爲  
婦後時金天請佛及僧飯食供養飯食訖已佛爲說



法金天夫婦及其父母悉皆獲得須陀洹果。金天夫婦俱白父母求索出家，父母即聽。既出家已，夫婦並得阿羅漢果，一切功德皆悉具足。阿難見已，而白佛言：「金天夫婦宿殖何福，生豪族家，身體金色，復有自然八尺井水，出種種物。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諸比丘遊行教化到一村中，村人見僧競共供養。時有夫婦二人貧窮家無升斗，其夫見他供養眾僧，向婦啼哭懊惱，淚墮婦臂上。婦即問夫何故啼哭，夫答婦言：『我父在時積財滿藏，富溢難量，至我身上貧窮困極。本日雖有而不布施，今日值僧貧無可施，前身不施，今致此貧。今又不施，未來轉劇。吾思惟此是以懊惱。』婦語夫言：『雖有空意無錢可施，知當如何？』婦又語夫試至故舍，徧推覓者，儻或得之。』夫遂往覓得一金錢，持至婦所。其婦爾時有一明鏡，復有一瓶盛滿淨水，安錢瓶中，以鏡著上。夫婦同心持布施僧，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恒爲夫婦，身體金色，受福快樂。今值我故出家得道，又出曜經云：『管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國中有目連同產弟，大富饒財七寶具足，庫藏盈溢，奴婢僕從不可稱計。時目犍連數往



弟家而告弟曰聞卿慳嫉不好布施佛常說布施獲報無數卿今施者得福無量弟聞兄教開藏布施更開新藏欲受其報未經旬日財寶竭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其弟懊惱向兄說曰前見兄勸施獲大報不敢違教諸來求乞竭藏施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將無爲兄所疑誤耶兄曰止止莫陳此語勿使外道邪見之人聞此麤言若使福德當有形者虛空境界所不容受吾今權示汝微報卽以神力手接其弟至第六天見有宮殿七寶合成香風浴池庫藏盈溢不可稱計玉女營從數千萬衆純女無男卽問兄曰是何宮殿巍巍乃爾目連告弟汝自往問弟卽自往問天女曰是何宮殿七寶合成巍巍堂堂懸處虛空誰有福德於中受報天女報曰閻浮提內迦毗羅國中釋迦文佛神足弟子名曰目連彼有賢弟大富長者由好布施後生此處而與我等作其夫主弟聞歡喜善心生焉還至兄所具白其情目連告曰夫人布施爲有報耶爲無報耶弟懷慚愧向兄懺悔後至家中轉更修福命終之後卽生天上受斯果報又樹提伽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大富長者名爲樹提伽倉庫盈溢金銀具足奴婢成行無數可欲有一白氎手巾掛著



池邊爲天風起吹王殿前王卽大會群臣坐共叅論  
羅列卜問怪其所以諸臣皆言國將欲興天賜白氎  
樹提默然王語樹提諸臣皆慶卿何無言樹提答王  
不敢欺王是臣家拭體白氎掛著池邊爲天風起吹  
王殿前故默不言却後數日有一九色金華大如車  
輪墮王殿前王復會臣問答如前樹提答王言臣不  
敢欺王是臣之家後園之中萎落之華爲天風起吹  
王殿前故默無言王語樹提卿家能爾卿須還歸任  
作調度吾領二十萬衆往到卿舍看去樹提答言願  
王相隨不須預去是臣之家自然牀蓆不須人鋪自  
然飲食不須人作自然擎來不須喚呼自然擎去不  
須反顧王卽將領二十萬衆到樹提伽南門而入有  
一童子端正可愛王語樹提是卿兒不答言是臣守  
閣之奴小復前著至內閣門有一童女顏色端正皮  
色瑤悅甚復可愛王語樹提是卿女耶婦耶答言是  
臣守閣之婢小復前行至其堂前白銀爲壁水精爲  
地王見謂水疑不得前樹提導前將王上堂坐金牀  
踞玉机樹提伽婦坐百二十重金銀幃帳裏披帳而  
出爲王設拜眼中淚出王語樹提卿婦拜我何故淚  
出臣不敢欺王聞王煙氣眼中淚出王言庶民然脂



諸侯然蜜。天子然漆。漆亦無煙。何得淚出。樹提答王。臣家有一明月神珠。掛著堂殿。晝夜無異。不須火炷。樹提堂前有一十二重高樓。將王上看。四面觀視。恍忽經月。大臣白。王國計事。大王可還歸。王謂須臾。小復可忍。復遊園池。不覺經月。問答同前。樹提出七寶。施兼綾羅繒絲。二十萬衆人馬俱重。一時還國。王語群臣。其樹提伽是我之民。女婦宅舍。過妹於我。我欲伐之。可取以不。諸臣皆言可取。王將四十萬衆。椎鍾鳴鼓。圍樹提宅。數百餘重。樹提伽宅南門中有一力士。手提金杖。一擬四十萬衆人馬俱倒。手脚繚戾。腰髓嬰婆。狀似醉容。頭腦叵我。不復得起。於是樹提乘雲母之車。來問諸人。來時何苦。臥地不起。大王遣來欲伐長者。長者力士。手提金杖。一擬四十萬衆人馬俱倒。不復得起。樹提問言。欲得起。不諸人皆言欲得起。樹提一放神力。令四十萬衆人馬俱起。一時還國。王卽遣使喚樹提伽同車。而載往詣佛所。白言。世尊。樹提先身作何功德。得是果報。佛言。善聽。先有五百人同緣。在於山阻道逢一病道人。賜其菴屋米糧燈燭。爾時廣乞多願。天自供我。從空來下。變身十八放。大光明。蕩照天下。又願作佛。破散鐵圍。鑊湯生華。獄



出梅檀餓鬼作沙門羅刹坐誦經五百商人齎其重寶由供病僧廣乞天供今得斯報于時施者樹提伽是病道人者我身是也五百商人皆得阿羅漢道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善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女端正殊妙世所希有頂上自然有一寶珠炎曜城內父母歡喜因爲立字名曰寶炎年漸長大體性調順好喜施惠頂上寶珠有來乞者卽取施與尋復還生父母歡喜將詣佛所心生喜樂求索出家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問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有王名曰梵摩達多收取舍利起四寶塔而供養之時有一人入此塔中持一寶珠繫著椀頭髮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寶珠隨共俱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富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肉團長者見已心懷愁惱謂爲非祥往詣佛所請問吉凶佛告長者汝莫疑怪但好養育滿七日已汝當自見



時長者聞是語已喜不自勝還詣家中勅令瞻養七  
日頭到肉團開敷有百男子端正姝妙世所希有年  
漸長大值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時諸比丘見已請說得道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  
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時彼國王  
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  
之時有同邑一百餘人作倡伎樂齎持香華供養彼  
塔各共發願以此功德使我來世所在生處共爲兄  
弟發是願已各自歸去佛告比丘欲知彼時同邑人  
者今此一百比丘是由於彼時誓願力故九十一劫  
不墮三塗天上人中常共同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  
遭值於我故復同生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頌曰

韞石諒非真

飾瓶信爲假

竊服臯門上

濫次緇軒下

鳳祀徒驚心

騶文終好野

真相豈式昭

浮榮未能捨

迹殊冠冕客

事襲驅馳者

已矣歇鄭聲

天然亂周雅

富貴空爭名

寵辱虛相罵

須臾風火燭

幻泡何足把

感應緣

略引  
六驗



晉王文度

晉張氏

晉劉伯祖

晉太守李恒

唐中書令岑文本

唐別駕沈裕善

晉王文度鎮廣陵忽見二騶持鵠頭板來名之王文  
大驚問騶我作何官騶云尊作平地將軍徐兗二州  
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復名耶鬼云此人間耳  
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懼之尋見迎官玄衣人及

鵠衣小吏甚多王尋病夢

右一驗出  
幽冥錄

晉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于牀張  
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鳩爾來為我禍耶飛上承塵為  
我福耶來入我懷鳩翻飛入懷乃化為鉤從爾資產  
巨萬

晉博陵劉伯祖為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  
京師詔書告下消息輒豫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啗  
答曰欲得羊肝遂買羊肝於前切之齧齧隨刀不見  
輒盡兩羊肝有一老狸眈眈在案前持者舉刀欲斫  
之伯祖訶止自舉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啗肝



醉忽然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慙愧後伯祖當爲司隸神復先語伯祖某月某日書當到到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逐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懼謂神曰今職在刺史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絕無聲

晉李恒字元文譙國人少時有一沙門造恒謂曰君福報將至而復對來隨之君能守貧修道不仕宦者福增對滅君其勉之恒性躁又寒門但問仕宦當何所至了不尋究修道意也與一卷經恒不肯取又固問榮途貴賤何如沙門曰當帶金紫極於三郡若能於一郡止者亦爲善也恒曰且當富貴何顧後患因畱宿恒夜起見沙門身滿一牀入呼家人大小窺視復變爲大鳥踣屋梁上天曉復形而去恒送出門忽不復見知是神人因此事佛而亦不能精至後爲西陽江夏廬江太守加龍驤將軍大興中預錢鳳之亂被誅

右一驗出  
冥祥記內

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誦法華經普門品曾乘船於吳江中船壞人盡死文本沒在水中間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旣而隨波涌出已著北岸遂免死後於江陵設齋僧徒集其家



有一客僧獨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其災終逢太平致富貴也言畢趨出送出外不見既而文本食齋於自食椀中得舍利二枚後果如其言文本自向臨說

唐戶部尚書武昌公戴天胄素與舒州別駕沈裕善胄以貞觀七年夢至八年八月裕在州夢其身行於京師義寧坊西南街每見胄著故弊衣顏容甚頽見裕悲喜問公生平修福今者何爲答曰吾時悞奏殺人吾死後他人殺羊祭我由此二事辯答辛苦不可具言今亦勢了矣因謂裕曰吾平生與君善友竟不能進君官位淡恨于懷君今自得五品文書已過天

曹相助欣慶故以相報言畢而寤向人說之冀夢有徵其年冬裕入京叅選有銅罰不得官又向人說所夢無驗九年春裕將歸江南行至徐州忽奉詔書授裕五品爲婺州治中臨兄爲吏部侍郎聞之召裕問

云爾

右二驗出冥報記

貧賤篇第六十四之一

述意部

夫貧富貴賤並因往業得失有無皆由管行故經言欲知過去因當觀現在果欲知未來果當觀現在因



所以原憲之家黔婁之室繩樞甕牖無掩風塵席戶  
蓬扉不遮霜露或舒稻蒿以爲薦或栽荷葉以充衣  
歛肘則兩袖皆穿納縷則雙襟同缺口腹乃資於安  
邑宿止則寄在於靈臺頭戴十年之冠身披百結之  
縷鄉里旣無田宅洛陽又闕主人浪宕隨時嶮岨度  
日雖慚靈輒而有翳桑之弊乃愧伯夷使致首陽之  
苦裘裳頓乏豈見陽春升合並無何以卒歲所以如  
此者皆由曩日不行惠施常蘊慳貪致令果報一朝  
窶盡是故行者宜當布施也

引證部

如燈指經云當知貧窮比於地獄失所依憑栖寄無  
處憂心火熾愁頓焦然華色旣衰容轉麤鄙身體尪  
羸饑渴消削眼目眇陷支節骨立薄皮纏裹筋脉露  
現頭髮蓬亂手足銳細其色艾白舉體皴裂又無衣  
裳至糞穢中拾掇麤弊連綴相著纔遮人形赤露四  
體倚臥糞堆復無席薦諸親舊等見而不識歷巷乞  
食猶如餓鳥至知友邊欲從乞食守門之人遮而不  
聽伺便輒入復爲排辱舍主旣出欲加鞭打俯俛曲  
躬再拜謝罪舍主輕蔑聊不迴顧設得入舍輕賤之  
故旣不與語又不敷座與少飲食撩擲盂器不使充



飽設值大會望乞殘食以輕賤故不喚令坐反被驅  
走貧窮之人譬如林樹無華衆蜂遠離被霜之艸葉  
自焦卷枯涸之池鴻鴈不遊被燒之林麋鹿不趣田  
苗刈盡無人捃拾今日貧困說往富樂但謂虛談誰  
肯信之由我貧窮所向無路譬如曠野爲火所焚人  
不喜樂如枯樹無蔭無依投者如苗被霜捐棄不收  
如毒蛇室人皆遠離如襍毒食無有嘗者如空塚間  
無人趣向如惡廁溷臭穢盈集如魁膾者人所惡賤  
雖說好語他以為非若造善業他以為鄙所爲機捷  
復嫌輕躁若復舒緩又言重直設復讚歎人謂諂譽  
若不加譽復生誹謗言此貧人常無好語若復教授  
復言詐僞若廣言說人謂多舌若默無言人謂藏情  
若正直說復云麤獷若求人意見復言諂曲若數親附  
復言幻惑若不親附復言驕誕若順他所說復言詐  
取他意若不隨順復言自尊若屈意承望罵言寒賤  
若不屈意言貧人猶故持我若小自寬放言其愚癡  
無有拘忌若自攝檢言其空廉詐自端確若復勸逸  
言其譎縱狀似狂人若復憂慘言其含毒初無歡心  
若聞他語有所不盡爲其判釋言其僉趣以愚代智  
耐羞之甚若復默然復言頑嚚不識道理若小戲論



言不信罪福若有所索言其苟得不知廉恥若無所  
索言今雖不求後望大得若言引經書復云詐作聰  
明若言語樸素復嫌疏鈍若公論事實復言強說若  
私屏正語復言讒佞若著新衣復言假俗嚴飾若著  
弊衣復言儉劣寒悴若多飲食復言饑餓饕餮若小  
飲食言腹中實餓詐作清廉若說經論言顯已所知  
彰我闇短若不說經論言愚癡無識可使放牛若自  
道管日事業言誇誕自譽若自杜默言門資淺薄諸  
貧窮者行來進止言說俯仰盡是愆過富貴之人作  
諸非法都無過患舉措云爲斯皆得所貧窮之人如  
起死屍鬼一切怖畏如遇死病難可療治曠野險處  
絕無水草如墮大海沒溺洪流如人捺咽不得出氣  
如眼上瞋不知所至如厚垢穢難可洗去亦如怨家  
雖同衣食不捨惡心如夏暴井人入斷氣如入淤泥  
滯不可出如山暴水駛流吹漂樹木摧折貧亦如是  
多諸艱難夫富貴者有好威德姿貌從容意度寬廣  
禮義競興能生智勇增長家業眷屬和讓善名遠聞  
以此觀之一切世人富貴榮華不足貪著於諸人天  
尊貴不應逸樂當知貧窮是大苦聚欲斷貧窮不應  
慳貪是以經中言貧窮者其爲大苦



須達部

如禰寶藏經云。管佛在世時。須達長者最後貧苦財物都無。客作傭力。得米四升。炊作飯食。值阿那律來。從乞食。婦卽取鉢盛滿飯。與後須菩提。迦葉目連。舍利弗等。次第來乞。悉施滿鉢。末後佛來。亦與滿鉢。須達在外行。還到家。從婦索食。婦卽語言。其若尊者。阿那律來。汝當自食。爲施尊者。不須達。答言。寧自不食。當施尊者。婦又語言。若復迦葉。大目連。及須菩提。舍利弗等。乃至佛來。汝當云何。亦答婦言。寧自不食。盡當施與。婦卽語夫言。朝來諸聖盡來索食。所有飲食盡施與之。夫聞歡喜。而語婦言。我等罪盡。福德應生。卽開庫藏。穀帛飲食。悉皆充滿。用盡復生。果報云云。不可說盡。又禰譬喻經云。管長者須達。七貧後。貧最劇。乃無一錢。後糞壤中得一木升。其實。是栴檀。出市賣之。得米四升。語婦。併炊一升。吾當索菜茹。還時共食。佛念曰。當度須達。令福更生。炊米方熟。舍利目連。迦葉佛來。四升米。次第炊盡。將去後。富更請佛僧供養。盡空。佛爲說法。得道。又菩薩本行經云。初時須達長者家貧。焦煎蒙佛說法。身心清淨。得阿那含道。唯有五金錢。一日持一錢施佛。一錢施法。一錢施僧。一



錢自食一錢作本日日如是常有一錢終無有盡卽受五戒欲心已斷婦女各各隨其所樂有一婦人炒穀作麩失火廣燒人畜波斯匿來勅臣作限自今以去夜不得然火及於燈燭其有犯者罰金千兩爾時須達得道在家晝夜坐禪入定夜半鷄鳴然燈坐禪伺捕得之捉燈白王當輸王瞋勅使閉著獄中卽將須達無有錢產當用何輸王瞋勅使閉著獄中卽將須達付獄執守四天王見初夜四天王來下語須達言我與汝錢用輸王罰可得來出爲四天王說經便去到中夜天帝復來見之須達爲說法竟帝釋便去次到後夜梵天復下見爲說法梵天復去時王夜於樓觀上見獄中有火時王明日卽便遣人往詣須達坐火被閉而無慙羞續復然火須達答言我不然火若然火者當有烟灰復語須達初夜有四火中夜有一火倍大前火後夜復有一火遂倍於前言不然火爲是何等須達答言此非是火也初夜四天王來見我中夜天帝來見我後夜梵天來見我是天身上光明之燄非是火也吏聞其語卽往白王王聞如是心驚毛豎王言此人福德殊特乃爾我今云何而毀辱之卽勅吏言捉放出去勿使稽遲便放令去須達得出往



至佛所禮佛聽法波斯匿王卽便嚴駕尋至佛所人  
民見王皆悉避起唯有須達心存法味見王不起王  
心微恨此是我民懷於輕慢見我不起遂懷慍心佛  
知其意止不說法王白佛言願說經法佛告王言今  
非是時爲王說法云何非時人起瞋恚忿結不解貪  
姪女色自大無敬其心垢濁聞於妙法而不能解以  
是之故今非是時爲王說法王聞佛語意自念言坐  
此人故令我今日有二折減又起瞋恚不得聞法爲  
佛作禮而去出到於外勅語左右此人若出直斫取  
頭作是語已應時四面虎狼師子毒害之獸悉來圍  
繞於王王見恐怖還至佛所佛問大王何以來還王  
白佛言見怖來還佛告王曰識此人不王曰不識佛  
言此人已得阿那含道坐起惡意向此人故是故使  
爾若不還者王必當危不得全濟王聞佛語卽大恐  
怖卽向須達懺悔作禮羊皮四布於須達前王言此  
是我民而向屈辱實爲甚難須達復言而我貧窮行  
於布施亦復甚難尸羅師質爲國平正爲賊所捉臨  
終不犯妄語賊便放之實爲甚難復有天名曰尸迦  
梨於高樓上臥有天玉女來以持禁戒而不受之實  
爲甚難於是四人卽於佛前各說偈曰



撰述  
法苑珠林卷之十一  
貧窮布施難

豪貴忍辱難

危險持戒難

少壯捨欲難

佛說偈已王及臣民皆大歡喜作禮而去

貧兒部

如辯意長者子經云於是辯意長者子爲佛作禮叉手白佛言唯願世尊過於貧聚及諸衆會明日屈於舍食爾時世尊默然許可諸長者子禮佛而去到舍具饌明日世尊與諸大衆往到其處就坐儼然辯意白父母及諸眷屬前禮佛足各自供侍辯意起行澡水敬意奉食下食未訖有一乞兒前歷座乞佛未咒願無敢與者徧無所得瞋恚而去便生惡念此諸沙門放逸愚惑有何道哉貧者從乞無心見與長者愚惑用爲飴此無慈愍意吾爲王者以鐵輞車轆斷其頭言已便去佛達嚬既訖復有一乞兒來入乞食坐中衆人各各與之大得飯食歡喜而去卽生念言此諸沙門皆有慈心憐吾貧寒施食充飽得濟數日善哉善哉長者乃能供事此諸大士其福無量吾爲王者當供養佛及衆弟子乃至七日猶不報今日饑渴之恩言已便去佛食已訖說法卽還精舍之中佛告阿難從今已後嚬訖下食以此爲常時二乞兒展轉



乞匄到他國中臥於道邊溪艸之中時彼國王忽然  
崩亡無有繼後時國相師明知相法讖書記曰當有  
賤人應爲王者諸臣百官千乘萬騎案行國界誰應  
爲王顧視道邊溪艸之中上有雲蓋相師占相曰中  
有神人卽見乞兒相應爲王諸臣拜謁各稱爲臣乞  
兒驚愕自云下賤非是王種皆言應相非是強力香  
湯沐浴著王者冠服允相儼然稱善無量導從前後  
迴車入國時惡念者在溪艸中臥寐不覺車轢斷其  
頭王到國中陰陽和調四氣隆赫人民安樂稱王之  
德爾時國王自念管者貧窮之人以何因緣得爲國  
王管行乞時得蒙佛恩大得飯食便生善念得爲王  
者供養七日佛之恩德今已果之卽召群臣遙向舍  
衛國燒香作禮卽遣使者往請佛言蒙世尊遺恩得  
爲人王願屈尊神來化此國愚冥之人得見教訓於  
是佛告諸弟子當受彼請佛與弟子無央數衆往詣  
彼國時王出迎爲佛作禮入宮食訖王請世尊得王  
因緣佛具爲說如前因緣由起善念今王是也時惡  
念者非直轢頭而死已復入地獄爲火車所轢億  
劫乃出王今請佛報誓過厚世世受福無有極已爾  
時世尊以偈頌曰



人心是毒根	口爲禍之門	心念而口言
身受其罪殃	不念人善惡	自作身受患
意欲害於彼	不覺車轢頭	心念甘露法
令人生天上	心念而口言	身受其福德
有念善惡人	自作安身本	意念一切善
如王得天位		

是時國王聞經歡喜舉國臣民得須陀洹道又愚賢  
經云佛在舍衛國與諸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國中  
有五百乞兒常依如來隨逐衆僧乞食自活馱心內  
發求索出家共白佛言如來出世甚爲難遇我等下  
賤蒙濟身命今貪出家不審許不佛告諸乞兒我法  
清淨無有貴賤譬如清水洗諸不淨若貴若賤水之  
所洗無不淨者又如大火所至之處其被燒者無不  
焦然又如虛空貧富貴賤有人中者隨意自恣乞兒  
聞說並皆歡喜信心倍隆歸誠出家佛告善來頭髮  
自墮法衣在身沙門形相於是具足佛爲說法成阿  
羅漢於時國中諸豪長者聞度乞兒皆興慢心云何  
如來聽此下賤之人在衆僧次我等修福請佛衆食  
今此下賤坐我牀席捉我食器爾時太子祇陀請佛  
及僧遣使白佛唯願世尊明受我請及比丘僧所度



乞兒我不請之慎勿將來明日食時佛告乞兒吾受  
彼請汝不及例今可往至鬱多越取自然成熟粳米  
還至其家隨意坐次自食粳米比丘如命卽以神足  
往彼世界各各自取滿鉢還攝威儀乘空而來如鴈  
飛至祇陀家坐隨次各食於時太子觀衆比丘威儀  
進止神足福德敬心歡喜歎未曾有而白佛言不審  
此諸賢聖從何方來佛告祇陀若欲知者正是昨日  
所不請者具向太子說其因緣爾時祇陀聞說是語  
極懷慚愧自我愚弊不別明闇不審此徒種何善行  
今值世尊特蒙殊潤復造何咎乞匄自活佛告祇陀  
過去久遠時有大國名波羅捺有一山名曰利師古  
管諸佛多住其中若無佛時有二千辟支佛恒止其  
中有一長者名曰散陀寧時世旱儉其家巨富卽問  
藏監今我藏中穀米多少欲請大士未知供足不藏  
監對曰饒多足供卽請二千辟支飯食供養差五百  
使人供設飯食時諸使人馱心便生我等諸人所以  
辛苦皆由此諸乞兒爾時長者恒令一人知白時到  
養一狗子曰日逐往爾時使人卒值一日忘不往白  
狗子時到獨往常處向諸大士高聲而吠諸辟支佛  
聞其狗吠卽知時到來詣便坐如法受食因白長者



天今當雨宜可種植長者如言耕種所種之物盡變  
瓠長者見怪隨時澆灌後熟皆大即擗看之隨所  
種物成治淨好麥滿其中長者歡喜其家滿溢復分  
親族合國一切咸蒙恩澤是時五百作食之人念言  
斯之獲果實是大士之恩我等云何惡言向彼即往  
其所請求改悔復立誓言願使我等於將來世遭值  
賢聖蒙得解脫由此之故五百世中常作乞兒因其  
改悔復立誓故今遭我世蒙得過度太子當知爾時  
大富散施寧者我身是也時藏臣者今須達是也日  
日白時到者今優填王是也五百作食人者今此五  
百阿羅漢是也爾時祇陀及眾會者觀其神變皆獲

四果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校譌

第十三紙

二行曹南藏作胃

第十八紙

二行有火下南藏有光字

十紙

十八行國宋南藏作城

音釋

耳音隄

胡廣切惟慢也

孺

奴侯切胡羊也

鏤

郎豆切郎刻也

焞

余六切余耀也

劇

甚也

萎

於危切枯也

机

舉履切案屬

髓

音寬尻也

嬰

烏可切烏可楛抽

切邪

騶

音鄒騶虞仁獸

譙

慈羔切國名

闕

缺規切視也

跣

丈里切屹立也

噴



𡗗

噴在九切  
𡗗牛九切

𡗗

七巡切  
與𡗗同

伺

相吏切  
察也

𡗗

隴主切  
俯也

溷

困胡

切

廁

獷

古猛切  
惡也

壽

職流切  
壽張也

噐

魚巾切  
忠信之言為噐

𡗗

耕尼

也

𡗗

捺

乃曷切  
手按也

𡗗

他計切  
極困也

閑

必計切  
與閑同

𡗗

郎狄切  
車踐也

𡗗

也

𡗗

撫

也

太倉居士楊繼英室王氏施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七十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真州

王國英書

上元林遇時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博記

𡗗



